

东山大少

梁凤莲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



东山太少

梁凤莲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山大少 / 梁凤莲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-7-5360-5837-8

I. 东… II. 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1992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殷 慧

技术编辑: 赵 琪

插 图: 黄穗中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12.5 6 插页

字 数 26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7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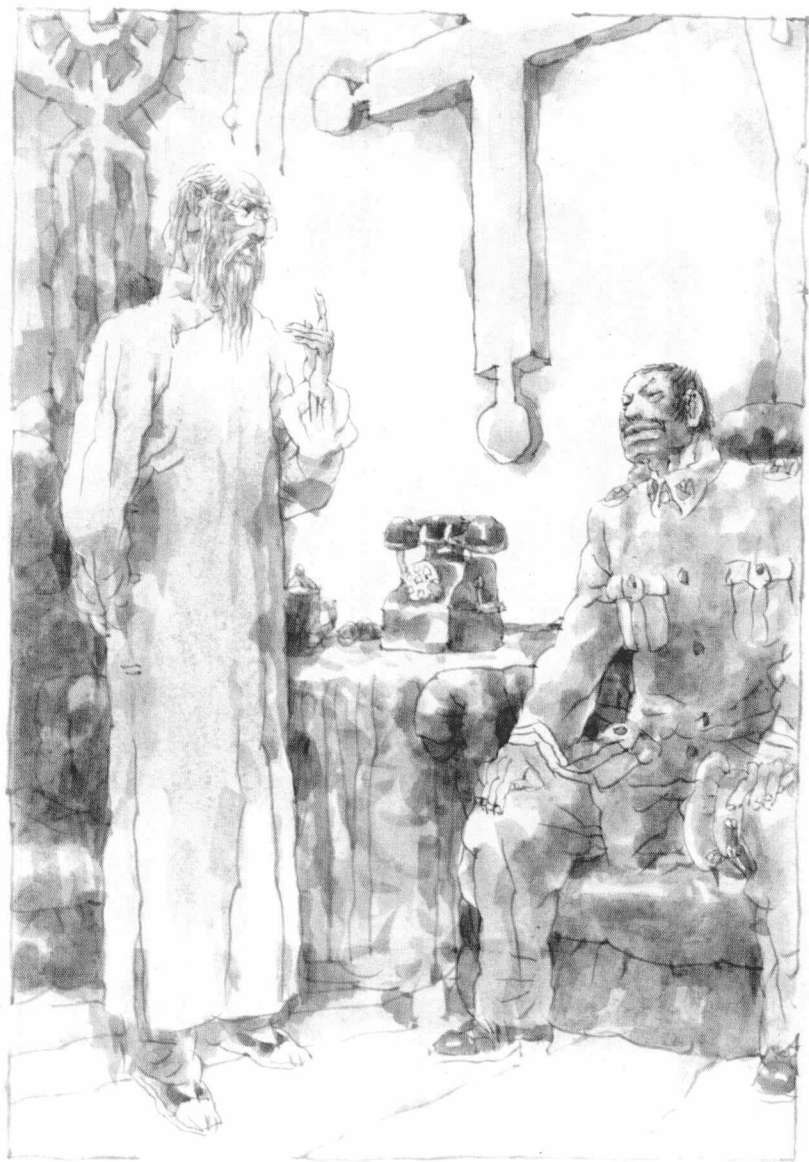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客厅前面是个飘檐式的椭圆形前廊，对称立着花岗岩石的罗马柱。他永远是一副英式作派的绅士风度，在家也是西装革履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跟你父亲走的不是一条路，但是，我们有交情。我不讲政治，只留心于这些有实用价值的科学。实验就是游戏，而且是很用心的游戏，这游戏是能派大用场的，可以强国救民的。”



寺贝通津的东山浸信会堂，树阴下月影斑驳。梁老先生在教堂的密室里，秘密地和我见了一面。他笑眯眯地捋着胡子，“呵呵，很难得的，你喜欢广州，还把这视为第二故乡，为此有铁肩道义的用心，更是难得。机缘巧合，现在正是大展身手的时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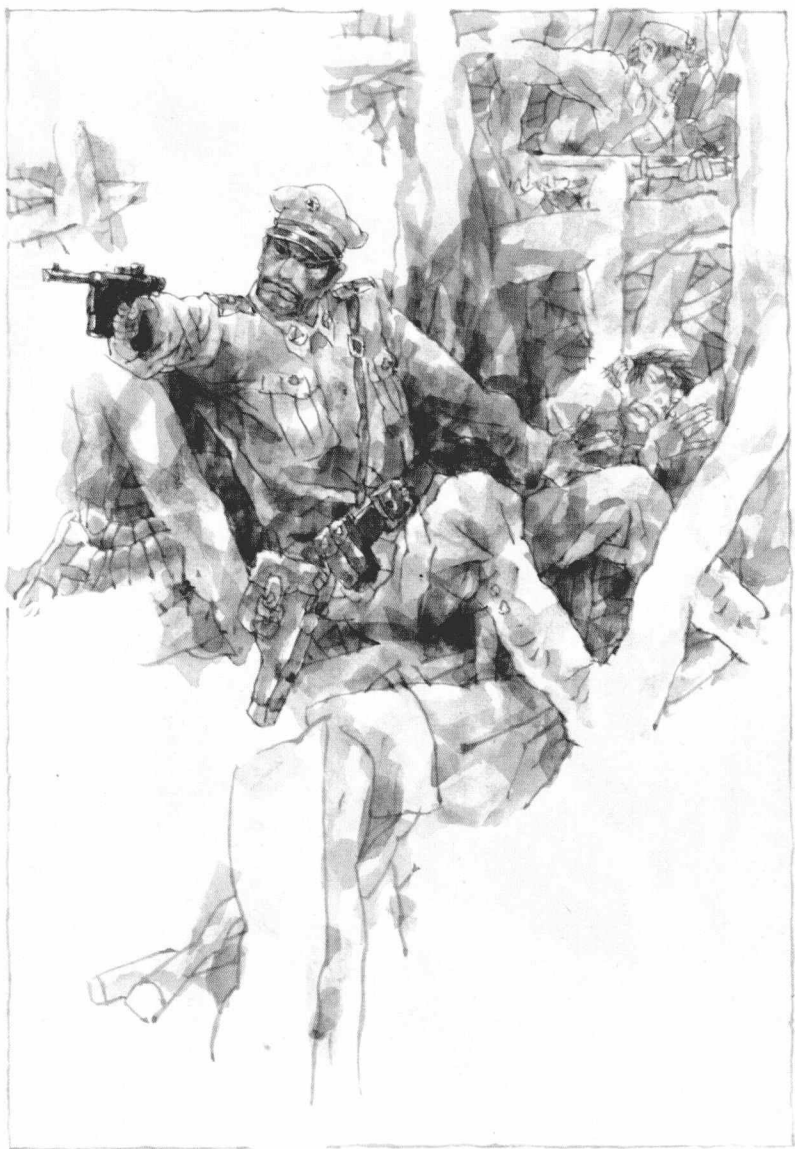
我摸摸范妮五四式的齐耳短发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这抛家失务颠沛流离的事业，不知不觉就忙碌了大半辈子，身负多重任务，辗转奔波，家庭之乐早被放下了。命运赐我而不珍惜，是不是在暴殄天物？革命的真谛不就是博爱，共享生存度日，我身在其中，反而不得真意，不由得解嘲地摇了摇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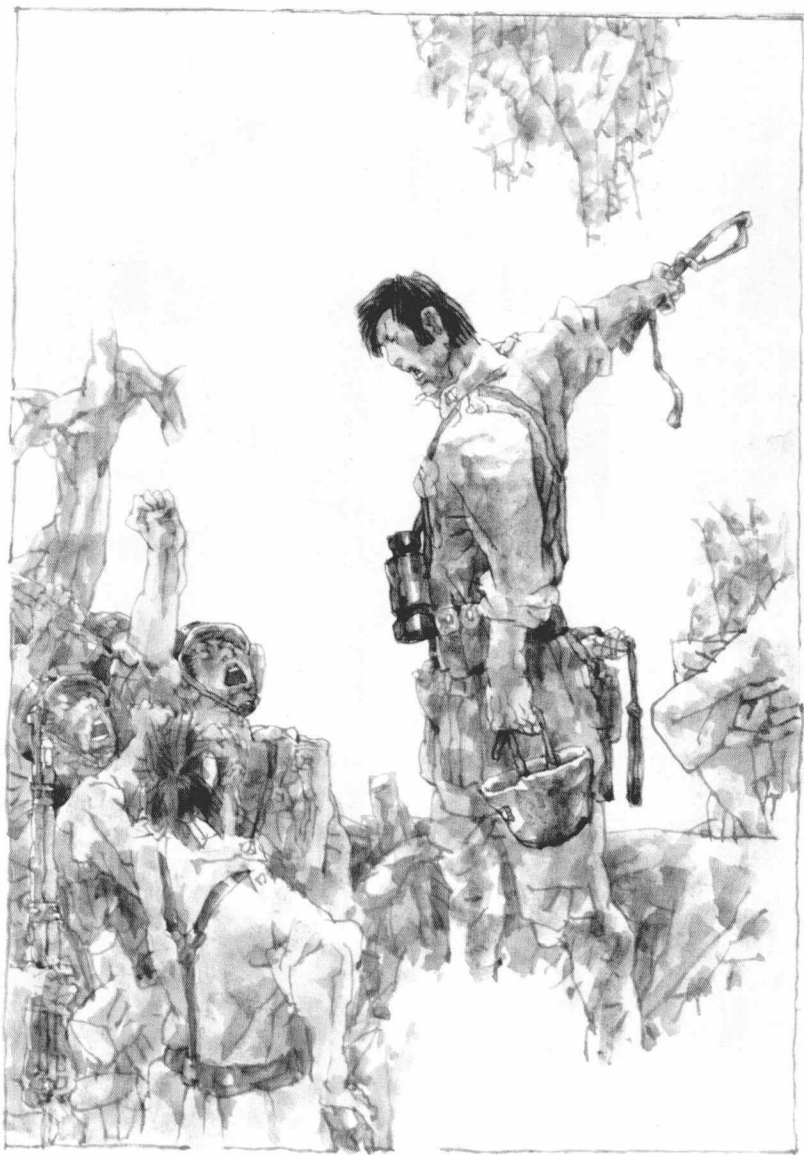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范妮一把抢在怀里，像再不这样她就会消失似的。我把她勒得很疼很疼，我要她从皮肉到内心都知道我对她的感觉。我能察觉到她在我怀里融化、颤抖，然后，像一朵快要飞走的云。我动也不敢动。等她鼻息均匀了，我轻手轻脚地把她抱上床，傻了似的看了她有几分钟，我不知道日后还能不能见到她。



清风朗日，树声沓沓，鸟雀啁啾，榕树下的茶局越喝越酺，山风夹杂着树木馥郁的气息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方元和尚神色红润、天庭泛光，我羡慕地看着他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，世上千年也抵不上这山中一日。“生带不来的，死后你能带走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”方元和尚问我，问时嘴角漾开丝丝笑容。放不下，自然就走不远，也就不自在了。



我迅速地拔出手枪，对方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胸膛。我再次摔倒在勤务兵身上。冲锋号子震天响着，我却觉得力气一点点地离我远去，我无奈又宽厚地咧了咧嘴，以身殉国，脑海里慢慢地滑过了这几个字，仿佛真能听到生命的海水哗啦啦地往大海的深处流去，去得有那么点淋漓痛快的。我毕竟是广州的好男儿，我没有给这座城市丢脸。我记不住母亲的面孔，可是我记得住这座城市的面孔。



我手里不知为什么拿着一条马鞭，我知道接下来的硬仗该是我最后硬拼的时候了。我举着马鞭对着士兵嚎叫着鼓动着士气，“你们要活着回广州，就给我往死里打，把那小日本打进十八层地狱去。想想广东那边的父老乡亲等着你们，子弹都会长眼不往你们身上飞的，越勇敢的人越不会有事，大家听到了吗？有信心赢吗？全都给我大声叫出来。”



我们的婚礼简朴而郑重其事，特意选了李嬷嬷和我都印象深刻的西村小教堂，头发花白的老传教士给我们主持了仪式。女孩子不穿上婚纱，真不知道自己是这么超凡脱俗的。这形式如诗如画呀，有上帝，有天使，有山盟海誓的承诺，所有天堂人间的美都集中在这一刻，这种体验，胜却人间无数，一生一世都值了。

自序

个人、历史、出生地 的关系

在《东方的女儿：贝·布托自传》里，布托曾对远赴哈佛读书的女儿说：“你就要远渡重洋到美国去了。你将会看到许多让你惊奇的事物，你将去许多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但是要记住，不论怎样，你最终将回到这里，你的天地在这里，你的根在这里。拉卡纳的尘土和炎热已经融进了你的躯体，而且你最终还将被埋在这块土地上。”每次读到这句话，我都有一种泪涌的冲动，是的，一个人和自己的出生地，和自己的故乡，总是充满了欲说还休的牵连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牵系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牵挂。

东山大少

我一直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才情与勇气而惭愧、而无从自信，我有足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吗，我能对视角中的生存世界有精微的体验能力，对视角中的人物内心世界有独到的发现能力吗？唯从此时起，我第一次感受到肩负使命感的压力，肩负担承的压力，广州就是我的压力、就是我的担承，就是我写作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如同约翰·肯尼迪所说的那样，“我不会逃避责任，我欣然面对。”

阅历为我秉烛，我必须为我的故乡找到一种表达、怀想和关注的方式。用坚毅和爱，书写我领受和感悟到的一切，就像1993年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·莫里森所持守的——“撰写着我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历史信念。”故乡不仅是地理学上的一处场所，更是精神学上的一个空间。本土化是文学发展的根基，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有很顽固的原生性，一般来说，有什么样的人文环境、文化积淀和情感基调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家。这就决定了我的写作的何从何去，决定了我须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意识，去记录属于广州的历史和经验，去真实地还原广州恩赐给我们的情感和记忆，去留下我们关于广州的历史信念。这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，我渴望着在文学中呈现我关注中的一段历史，我要给自己作为一个广州人捧出一个问心无悔的交代。

我仍然依循这样的写作取向：对人的存在进行深入、严肃的思考，当然也包括想像，假如没有想像，也许是无法穿越尘俗与时间的风烟的。当文学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的时候，我仍

然深信，现实主义的美妙，与其所承载的精神重量以及导引的宽广度，才能让文学更有分量、更加自重，并且才有可能让文学更为精粹、更为经典，它强有力的探寻与审视，将向社会与历史的深处延伸。

如果说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是要按中国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问题，亦即“中国经验”，那么，我的“岭南经验”就是用自己的审美与创作方式来反映。以这样的姿态处世为文，我已承受过一些无奈与无助，自然也懂得了那么些不屑与孤傲。或许从那时起，个人也好，写作也好，那些难能的独立与尊贵才有可能慢慢地萌发出来、滋养起来。对此，我有足够的耐心和持守。我愿意相信爱因斯坦的经验之谈：“不管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，人总是可以凭借自己高贵的品质，超越时代和社会，走自己正确的路。”热闹与否，风光与否，和文学的心灵之路又有什么更大的关系呢。忠于理想与追求，至少还有一种无悔，还有一种坦然和从容。

是的，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任务和宿命。长篇小说一定要在难度、深度、广度和长度上，带给阅读百科全书般的东西，一定要有面对历史与文化反思与探索的尊严，小说今后的出路，也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，它有自身的历史理性、人文关怀和文体审美，是对历史与现实关于发现与关注的审美的唤醒、关于记忆与想像的唤醒，很难用词语来概括，它们就像某种叹息，无法用以具体的描绘和形容，是怀着感恩与惊奇、悲悯与激动等等的那种难言的叹息与肯定。



东山大少

是因背叛与丧失，是时间流变中最寻常的风景了。是否曾经拥有的不过是错觉，而不属于我们的才是永远的真相？其实人生许多事情不是靠经验来刺激和提醒的，而应该是从自身的信仰或信守中寻找和感悟的：你对所写的一切热爱吗？你思考与寻觅吗？你有净化与超越的意识吗？你对艰难、挣扎、丑陋、不公、堕落、潦倒怀着悲悯与仁慈吗？你渴望美好、公正与自由吗？你怎样守护神性、抵制庸俗？

《东山大少》展开的历史背景，正逢乱世，也当盛世，从乱世里能看到心如止水，也能从盛世里窥见兵荒马乱，这无疑是广州历史上的大境界，无论是太平光景，还是人心惶乱，广州的这片天空下，广州的日常营生与以权为谋的政治博弈里，人究竟可以坚强到什么地步，人又可以绝望到什么地步，爱恨情仇，家事国事，千头万绪，千丝万缕，欲说还休，生与死，就义与苟且，战死沙场与忍辱偷生，得过且过与行尸走肉，等等，其实都是答案。

事实上，无论乱世还是盛世，人的命运也有关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沉浮，也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推演与流变，更有关生存的氛围与环境。写作的过程于是成了我慢慢滋养这部小说的果实的过程。书写自己痴迷的历史与人生，用虚构与真实的记忆，去营构一个个生活场景、细节、氛围与体验的世界，同样是亦真亦幻的世界，去再现与感受一个个人物的悲欢离合，我沉溺其中，歌哭涕泪，竟然难以回来，难以摆脱。在写作过程，



具有挑战性的正是如何处理小说的想像与史实之间的关系，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启示是很有效的，那就是进入历史现场，进行生命和历史场面相遇的体验。

回望广州的历史，回望在虚构与想像中姿彩纷呈的广州人生，我真真切切地对这句话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叹，是的，面对我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历史与文化，万万不能丢了温情与敬意。是的，我把这样的书写看做是我的宿命，更把对它的敬奉看做是我必须迎对的命运。使命是什么？使命是系着全局乃至国家命运的一种支配，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，而具体到个人，就是无法推诿的心事与心病。文学的价值又是什么？就是赋予这座城市以文化的意义，基础正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，文化身份本身是一种叙述，可以看做是眼前的文本。

小说中的文化，不妨看做是一种绵密到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，是对生存状态的切身体验，不仅是一种深切的感悟，更是对人的内心与人性的守候和追问。时间的跨度有多长，牵涉的头绪有多广，除了这些外在的框架性的东西，是否还囊括了生活的内在节奏，以及这个庞大机体内里的血脉、骨络，以及它的气息与辐射力。小说里所谓具体的人文，就是追踪人的境遇、人的命运、人的精神性的东西。从人文这个角度来说，是作为一个作家需要土地这个“根”，人文历史就是作为“土地”最重要的根之一。要挖掘丰厚的岭南文化积淀，追求独特的岭南风格，完成岭南艺



东山大少

术负载的文化使命。

我一直在想，怎么样的广州生活才会更有自己的特色，才有可能更像自己，我们的心灵在哪扎根才可能更具意义、自由生长？生长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？不管哪个时代是怎么样的，太多的人与事都处在困境里面，似乎困境对于人生而言是接连不断的，生活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多，可供折腾的余地也不多，我希望借助小说的触角，能把叙述空间推向生活的各种人物和各种层面，从而打开种种微妙而丰富的人性世界，而树立起该文本独特的精神思考和审美趣味，而摒弃不断复制的自恋式的与呓语状的表达。

写小说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精神寄存的历险，是在想像中完成的跋涉，进行置换（角色）、倾诉（宣泄）、体验（代入）、演绎（再现另一种可能），焦虑与畅快交替并行。对广州市井氛围的捕捉与还原，对民俗风情的叙述与表达，是可以生动丰富的，也是可以别有情致的。应该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尽可能地释放出来。我在小说中寄望于自己能激情地述说一群人的爱恨情仇，同时又能冷静清醒地描写纯粹彻底的广州人品格，使小说的情节有足够的力量和密度，去承载厚重的历史内容，能充满广州的风情和绚烂的历史怀想，优柔与内在的刚毅——这是广州人的美感，是唯有广州人才能保持的节制与内敛，把握长袖善舞一般的从容。

我希望自己在小说的文体和语言上，有一分创造性的努力，有充分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神韵和

